

26.186
4041
1271



271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目錄

文藝十五

袁景輅

顧我魯

尹辰

蔣重光

邊壽民

陸竹民

周白民

程茂

張大受

吳燾文

彭紹升

孫髯

童鈺

劉鳴玉
郭毓

茅逸

艾啟蒙

梁泉

吳閻

王模

涂瑞

過臨汾

戴綸恩

王艾山

吳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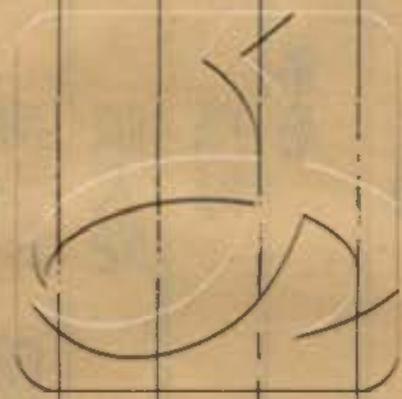


張德安

彭孚
王本遠

文瑞成
羅瓊章

黃昭著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五

袁景輅

吾里在吳江縣治之東舟行可十里四周皆大澤環之如帶其中
林木掩映港汊蟠曲行近里許猶不見居人屋舍已而帆迴路轉
則千家煙火忽呈於前咸謂其地深秀宜生偉人而求之往昔或
不少槩見以吾黨耳目所及則詩人袁樸村先生庶幾足以當之
先生少爲邑諸生有聲然不屑意舉子業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卽
棄帖括而生平學植皆用以資爲詩當是時長洲沈歸愚宗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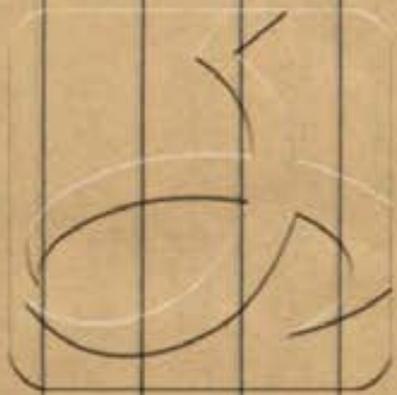
政家居方以詩訓後學先生故嘗從學於是乃與同志者陳易門
毓升芝房毓咸顧蔚雲汝敬東巖我魯王北溪元文暨從兄竹軒
益之日夜相切劘爲詩以就正於宗伯所爲竹溪七子社也先是
里中雖多業儒者而所志不過科第自令甲所頒五經四子書外
莫肯旁涉他書至於詩歌尤以爲非急務卽閒有一二作者獨唱
無和亦未能轉移習俗自先生創建詩社所業日工名譽日起四
方文士往往造廬願交敦槃之盛固已振耀閭里而宗伯位尊望
重顧盼足以輕重人時軒車過先生家則延頸於途翹足於戶者
逡巡莫敢自通而先生與諸詩人奉几撰杖從容請業其側殆不
啻登天然由是後生小子稍知向學皆求列乎七子之門牆轉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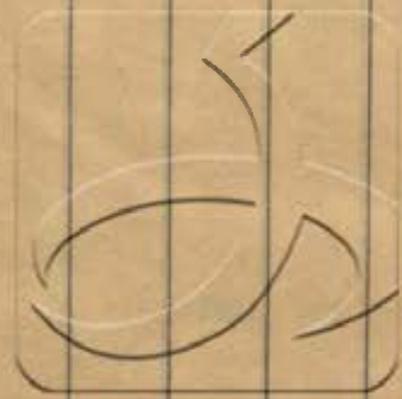
師承里中詩教遂以大盛夫以吾里土地之秀且素稱多士而前
此莫爲倡率多沈溺於俗學而爲鄉人然則吾黨幸生今日而得
竊窺風雅粵粵然自命詩人者其可不知所自耶獨恨天不假年
先生以中道沒詩社遂散久之七子者或相繼沒或老病且窮或
以事奔走於四方因歎詩人之壽者富貴若歸愚宗伯者固其得
天獨厚而不可以屢邀然宗伯當時爲海內宗師者數十年而沒
世以後聲望不無少衰卽向之親受業其門者亦或見異而遷罕
能終守師說而先生以布衣之士爲教一鄉身沒且三十年而後
進稱詩者猶必推本於竹溪詩社以明宗派然則謂宗伯之教得
先生而後傳之久遠可也先生其可以不恨先生二子棠鴻先生

國朝名媛類傳卷四十七
沒時皆在齟齬後乃與予共師事顧蔚雲先生而受詩法焉嗚呼
先生以詩嘉惠後進而子卽以能詩世其家且得當時共事之人
以成就之食報亦可云不爽矣歲乙卯棠與鴻將卜宅兆以葬先
生而以誌銘屬余先生生平行誼有易門蔚雲兩先生各爲立傳
甚詳其言視余小子爲可徵信故不贅述而獨舉其振興詩教之
功以著於篇先生名景輅字質中姓袁氏樸村其自號也生於雍
正二年某月某日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七日得年四十有
四所著小桐廬詩彙十卷選輯松陵詩徵三十卷行於世娶費氏
繼娶沈氏窻室馬氏子二長棠次鴻女四長適范次適吳次適蔣
次適陳陳氏壻名燮亦能詩銘曰

竹溪詩教昌松陵七子結社尊主盟中年殂謝咸涕零所賴賢子
能嗣興馬鬣峯高如詩名墓松風過聞吟聲

右墓誌銘朱春生撰





顧我魯

東巖先生詩人也窮士也孝友誠篤人也先生存日凡相識者皆知之今先生沒且二十年同時親故零落殆盡而令子後長集其遺詩屬余刪訂將以付梓先生之詩傳矣窮固不足道而孝友之意亦可於詩中髣髴見之然先生以孝友誠篤而其詩愈工亦即以是而其窮愈甚此則先生當日所不欲言其子今日又不能言且不敢言而惟予知狀不可不為文以傳之也先生名我魯字瞻泰姓顧氏東巖其號也少為邑諸生有聲而所學尤長於詩嘗與同志袁樸村等七人共結竹谿詩社既而出遊適燕適晉又適楚得江山之助詩興益豪詩境亦日進同人皆歎服以為莫能及顧

其詩之所以獨絕者亦不盡關遊歷而仍於門以內得之蓋先生
生有至性事父母及祖母皆盡孝而篤愛其弟殆不啻慈母之於
嬰兒是以卽事興懷每於倫常之際三致意焉卽登臨弔古應酬
讌會之什亦覺忠厚惻溢於言表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已而其弟出後世父意漸自外於先生會先生客蔚州而里之人
有自蔚州來者言南中食物至彼皆倍其價弟思獲厚利捆載而
往然不得貿易要領既至費用不售則以委之先生謂其值百金
皆質婦奩中物非得倍稱息則慚其婦不能歸先生竭蹶措百金
與之而弟必欲取盈二百金無見錢卽籍記之以俟異日先生素
稔其畏婦唯唯聽之其後數年先生自蔚州歸弟婦遽謂先生凡
貸錢者月取二分息踰三歲卽子本相侔今此百金已踰十載爲
子本相侔者三計當八百金矣於是罄資裝不足以償婦日搏膺
譟呼時太夫人猶在堂不堪其擾先生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而
奉母別居然猶謂屋小未足抵八百金之數衣飾器皿恣所攫取
故先生移居之日家具蕭然見者皆爲太息時袁湘湄爲書帖曰
長物祇餘詩一卷寄居聊借屋三間又方家難作時顧蔚雲先生
贈詩有早識訟師由飲食疊書忍字保彝倫之句皆實錄也嗚呼
古來以兄而讓產於弟如卜式辭包又或遭傲弟而不失其愛如
牛宏周顛皆爲史冊所豔稱乃先生徒以弟婦悍戾欲免其弟之
交謫遂至不名一錢而盡占其室廬惟命并取其室中之藏使罄

身而出亦惟命甚且使之呼服謝罪對眾矢言謂己實負弟弟不負兄亦惟命此不特今世所稀聞卽於古亦不少槩見矣然先生不惟不怒其弟且甚憐之謂其出於不得已有時遇弟則極口慰藉謂爾無介意吾終不以身外物損我手足情也久之弟婦死而所得先生之屋出賃於人者適餘數椽仍招先生入居之先生卽欣然往徧告同人以天屬復完足見弟終愛我既而所取賃屋之資乃視他人有加焉然後知其向之任婦所爲不敢出一言者實亦利其如此可以併兄之產而先生於播遷之後復得與弟比屋居卽已大喜過望絕不計此屋之本爲己有不當以重值賃也嗚呼天壤間乃竟有先生而復有先生之弟哉後長之生也晚先生沒時方十餘歲煢煢孤露不免飢寒比長爲句讀師稍可自給今乃約身而謀梓遺橐亦可以爲難矣而先生之弟爲其子逋蕩盡喪資財屋亦出售他姓讓產者窮爭產者亦窮并產皆銷歸烏有而惟此一卷詩强者不能以氣力攫巧者不能以心計取迄今讀之猶想見先生之風流餘韻物之可久莫過於是吾黨區區計財產之得失而爲先生不平者殊自愧所見之淺矣先生詩佇興而作篇什本不甚多又屢經遷徙大半散逸故所存止此然一句一字具有真意以視彼酬應冗長者其品相懸萬萬固不必存乎見少之意也

右小傳朱春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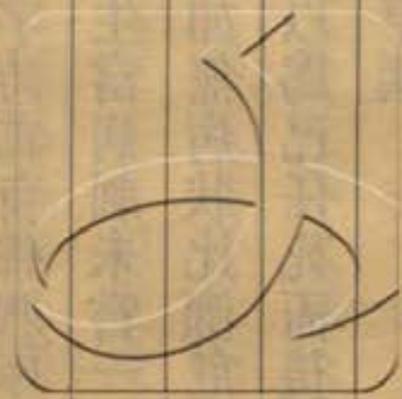
尹辰

先生諱辰字人龍號瑤樞雍正乙卯以縣首補郡庠旋食餼乾隆丙戌膺歲貢世居潭邑之十總大父諱某父諱某皆讀書有學術行義於鄉中湘之人稱世有隱德焉先生生而孝友質直厚重不苟訾笑居常正衣冠端作止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莫不遇之以誠遠近執經請者數百計多所成就絕無矯戾炫飾之態惟禮貌稍衰則去之鄉之中知有師道尊嚴者賴先生矣聖賢精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得則發之於言筆之於書無非仁義中正之旨生平文最富詩次之顏其橐曰求心堂謂以已之心求符合乎聖賢之心而已矣遇不遇弗計也鄉之中知立言貴明道而不屑屑於隨

時俯仰者賴先生矣食貧守約一介必嚴嘗誦子思子言曰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吾見人世所謂富貴者亦苦矣數十年來與子鄰居相望登其堂婦子家人怡然自得其親族中亦有老而無歸者恆生養死葬之卒不見有艱難窘迫之一日人或^{有以艱難窘迫相嘗者輒而發赤而若將浼此何如其自潔也平}居非其有者固不受間亦有知交投贈轉致怪而不相往來者先生之風豈不足以廉頑起懦哉味得爲者爲之不得爲者胥聽之聽之二字爲先生一生得力處子愧淺見寡聞辱先生以知言謬許風晨月夕兩不能忘因得習聞斯道知所由來者良不易也會妄撰聽之歌一闋以爲壽固不足揄揚什一誠亦有不能自己於

中者今往矣鄉之中稱有道仁人者必首推云則先生之所得亦可謂不徒然已矣先生生於康熙壬午二月初四日於乾隆戊子三月十三日卒元配陳孺人生女二長適楊某次適王某繼娶陳孺人生子一名澍字時霖有聲膠庠皆先生所自教孫三作樑作楷作棟幼業儒先生當病劇未嘗一日或廢書與談聖賢風化事輒娓娓不倦容顏如無病狀比瀕危之先一日尙然其秉性剛毅天成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先生有焉

右傳羅健亨撰



蔣重光

君諱重光字子宣世居蘇州長洲縣曾祖諱垣縣學生祖諱之達
 以元孫元益貴 贈兵部侍郎考諱文原廩生貢太學生六子君
 其第五也少有異稟既長為諸生恂恂安雅敦孝弟好讀書諸兄
 弟既析居獨君侍膝下盡色養暨親考終喪祭無違禮事師沈文
 愨公甚謹一時同門諸名士交相引重切劘文術益自奮於學屢
 試南北闈不售中年杜門博收遺書參互稽攷著述日益富乾隆
 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書時君已下世子曾瑩檢君所
 審定祕書百種進 御 天子嘉之 敕賜佩文韻府一部親製
 七言詩書所進職官分紀之首美其好古復惜其不遇人莫不榮

君之遭而因以羨君之有子也子嘗攷自古藏書之家網羅薈萃
殫精畢力不啻出汗牛而處充棟矣顧一二傳後散亡磨滅不可
復紀獨增好事者慨惜而已君以按討之勤沒世而下名聞 九
重至爲咨嗟哀賞光被來葉其視古人幸不幸何如也君晚而病
瘳偃臥牀簣閒日觀書不輟性好施每分所餘以周貧族族孫基
少孤貧延之學舍與諸子等課之已而成進士所著集及古今詞
選若干卷藏於家其卒以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廿四日年六十有
一 贈奉直大夫布政司經歷配趙宜人繼張宜人皆前卒子四
人曾榮太學生早天曾瑩候選布政司經歷曾瑄早天曾榮府學
生孫十人元城元埇皆諸生元坤元塙元壩元埭元達元載元封

元基諸孤將以四十一年九月五日葬君於元和北洋涇之新阡
以兩宜人祔先期來乞銘啟豐與君兄子應焯同年舉鄉試又與
君服屬子姓互爲姻婭知君審遂爲之銘銘曰

蔣之得姓著於宏農風高三徑求羊是從士也懷才何傷不遇南
面百城詠歌且莫樂天知命有疾無憂薜華一旦令聞千秋非財
是崇惟德庇族易占積善詩歌式穀蘊之篤之昌祚是詒庭闈秩
秩章服施施濡染門才翩然鵲起貢書明堂榮光如綺松楸鬱鬱
北洋之原堂封孔固世德無譖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邊壽民 陸竹民 周白民

三民者山陽邊壽民陸竹民周白民也白民博學強記文義深醇以六經為根柢有摹其橐者試必冠軍多掇高魁而白民老而不第鬢髮蒼白雙瞳紫光築書為城煮字為糧壯心未降人為太息乾隆丙辰舉鴻博固辭辛未舉明經則又辭論者惜其矯竹民壽民曰矯周郎者非知我周郎者也且為我兩人煙水交耳淮之城有渠貫其中白民宅其西每當風光月霽時輒拏小舟溯北關而東過橋叩柳下板扉呼竹民同舟刺篙入蘆灣行里許南轉水澄碧而寬有草亭扁曰蓮葉仙舟壽民畫蘆雁處也土階積苔座無俗客壽民嘗謂客曰俗蓋有二粗俗可耐文俗難忍客曰粗俗則

易知矣文亦有俗乎壽民曰姑舉其略古也而餽今也而油贅言若疣套言若毬佯問若搜強辨若味假視側睥假聽點頭足恭意偷自高氣浮釣名勝鉤刺利勝不步如曳牛坐如鎖猴言未既客瞿然自顧而嘻曰有是哉文者殆難免乎壽民自號葦間居士性愛客客至取畫易酒舉箸無費揮塵無忌嘗告余曰所沾者酒耳所賒者有四梅有月則賒鶴桃有雨則賒鶯荷有風則賒鷺蘆有雪則賒雁竹民獨時時造之竹民善息機養和逍遙觀化以樂其志虛中無競榮辱毀譽怡然若忘接之者不復知人世有炎涼態朱石溪爲之語曰富貴浮雲有陸君大隱城市有邊子冠冕南邦有周郎三民者非凡民也白雲教授曰余作此記十餘年已失其

稟乾隆戊子春正月詩弟子張玉齋檢得之寄墨畊琴莊刻入華陽散橐中外有記甯溪記訥齋二篇竟無存者甯溪歿已十數年訥齋近八旬隱於嘉山不相見二十年矣余將渡江南歸約重會於鄭癡庵天花莊與小埽花荆振翔傲蘭亭修禊事也

右三民合記史震林撰

按邊周二先生名見後陸先生名待考

邊維祺

邊頤公壽民一名維祺字漸僧山陽秀才工畫雁鄭板橋詩云畫雁分明見雁鳴縑緗颯颯荻蘆聲筆頭何限秋風冷盡是關山離別情

古檀詩話○按板橋集邊先生名維祺字頤公一字壽民

邊頤公以蘆雁得名而筆墨之妙不在此見小渭川所藏清具冊

甚有別趣用淡墨乾筆皴擦而成未嘗溲以膏也余有句云頤公
譜清具書畫煙雲幻相逢耳食人祇說邊蘆雁 百幅庵畫寄

邊壽民字頤公淮安人善潑墨寫蘆雁江淮間頗有聲譽嘗語其
友人王孟亭曰我以畫爲活今年六十老將至矣爲置一篋外圓
內方虛其腹封而竅之及吾手能爲時得佳者入竅而實諸以備
吾老名弄篋孟亭爲文記之同時有張雨者亦江北人亦能潑墨

畫徵續錄○墨香按張雨後改名雨森
經之子也曾供奉內廷畫筆甚佳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周振采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菘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

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卽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
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躓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
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瞽聽讒言求析居
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屢破時凋贍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
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趾建家廟奉孝子耐族黨義之
生平樸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
人交人皆服爲飲醇至於節行之夫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
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
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醇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
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不必盡逮古

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出人
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鴻詞
及經學三舉應 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
十篇卒年七十

右小傳齊召南撰

程茂

先生姓程氏名茂字蓴江先世新安人系籍淮安之安東先生生
而岐嶷好讀書九經百家諸史漢唐宋以來詩文名集窮覽鉤貫
曲得其條序挾髓而瀹其精家故素封然多好文學者叔父爽林
先生爲名孝廉叔父水南先生文章聲譽播海內有園在淮之珠
湖爲前明張氏曲江樓故陟購而新之名曰柳衣延致江浙耆儒
方文翰蔣東委徐笠山王雲衢宰皆箚林及淮之周白民邱庸謹
劉萬資兄弟相與晨夕淬厲文譙爲一時之盛於時曲江樓課藝
名天下先生以從子廁諸叔父間外內師友目染神會學益以進
補安東博士弟子員貢入太學桐城方望溪先生於文章不妄許

可獨袖先生文至朝堂示僚友曰此程尊江文也吾無閒然矣北
平鍾勵暇篤學踐行嚴於取友獨心折先生曰尊江古人也遂爲
其子聘先生女先生既屢躡場屋慨然思歸築園曲江樓之南曰
晚甘園日種樹課書其中海內文士泊船淮陰城外必過訪先生
折衷論辨上下今古窮日夜勿倦而家道益折閱先生夷然自得
不顧也其學於古文最深詩縱橫排奐得杜韓之遺其遇人無貴
賤疏近皆睥然以和示以詩文朗誦數過悉得其所自出而稱道
之使人心曠及自所著作則脫去畦徑戛戛獨造淺人不能識也
性醇摯篤友愛兄弟皆白首怡怡如童幼時其視友朋若性命急
人之難如恐不及口未嘗臧否人物而區別賢否若鏡之著焉精
鑒賞嗜書畫尤好遊覽遇山水勝處畱連沈吟終日不去時人比
之陶峴倪高士年六十有九卒著吟暉樓遺文三卷晚甘園詩六
卷曲江樓制藝□卷藏於家

論曰先生與余同出歛之岑山里爲祖義公十一世孫雖族兄弟
視嫡屬無間也卒之前夕余往問視猶端坐相向籌余近事欸欸
數十語忘其疾之苦其平居與人之周大率類是儀古式今而卒
乞乞以老死悲夫

右傳程晉芳撰



張大受

張蔚園名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先世自無錫遷常熟其所居瞿文懿公故第也蔚園始生之夕父夢文懿授以筆日以畀而子六歲就傳穎悟絕倫十二卽能詩十三丁母憂日跪木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間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里中蔚園與陶太常正靖嚴觀察有禧俱稱入室弟子益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蔚園以詩文請質許爲國士并賦詩書扇贈之十九補太倉州學附生明年試高等補廩膳生時沈編修淑方爲諸生兩人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蔚園丁父憂沈聯登鄉會榜不果前約以貢入國子監與番禺莊相國有恭同邑孫主事夢達襍被蕭寺以道義相期

國朝香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勉未嘗持一刺謁貴人門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子弟師乘小
車往訪屏迹不見累應順天鄉試不獲解復歸里門以教授自給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一生平所撰述甚富中年燬於
火後其孫夔搜輯遺文爲四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吳燭文

先生姓吳氏諱燭文字璞存世居州山爲山陰望族庭有古樸樹
人乃稱爲樸庭先生祖諱溶哲康熙壬子舉人內閣中書佐大司
馬留村公平廈門軍功加二級晉封賜一品蔭父諱根歲貢
生宰玉山安肅兩縣尋乞去君生於康熙丙戌甫三齡隨任信州
越十四年讀書安肅縣齋及大令公歸田日君年十有九齡矣明
年乙巳補庠生又明年持父喪越五載母劉卒由此杜門力學七
年博涉貫穿沛然而放才名動邦國乾隆丁巳始遊京師旣而婦
兄商寶意翰林乞外得鎮江郡丞君幡然往依歷海州南康者又
四三年壬戌再北征乃入貲太學甲子落解於是來往燕趙間朱

浣桐一蜚嚴海珊遂成浙之聞人也朱守保定嚴宰望都見君其
傾倒嚴以子師君上官重嚴名屢屬爲文章君輒振筆相代由是
制府以下知君名而廉使方公問亭尤相敬禮嗚呼當是時也君
豈不以平生知己能出全力振拔於君者惟方朱兩公爲可恃而
君卒無所遇焉是可悲已二蜚官清河道君撰冀州及五縣志藩
山西君撰太原府志藩直隸君撰順德府志已而問亭官直隸任
方伯時勸君爲幸五臺賦謁孔林賦皆不果獻及官總督又使作
重幸五臺賦及獵趙北口二賦代獻之上命隨輦蹕旋以皇
長子疾回鑿僅邀珍幣之賞而已嗚呼當是時也兩公豈不欲出
其全力振拔於君而君竟無所遇焉是可悲已君敦信義與人交

歷患不移高才博學誨人不倦嗜山水苦吟詠窮達通顯弗擾於
心而酒酣把筆氣力縱橫不可一世在南昌日寶意中蜚語勢岌
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在太原主三立書院有構陷一蜚者欲君
相助君力拒之且白其罔朱賴以全旣而客天津一時名流納交
者如金太守文瀄輩酬唱無虛日嗚呼三十年來其生徒出取名
位者纍纍然而君自丙午迄丙子凡八應鄉試卒不售卿大夫以
下恆惜焉君二子長璜淹雅宏麗王詩古文詞能紹家學己卯舉
京兆試庚辰成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封君如其官次書年二
十二未娶先君卒君自庚辰後縱覽金山金視嶺題上方之勝
詩益老橫著樸庭集丙戌就養京邸己丑璜出典澧州至尉氏君

以病卒於旅次時五月九日也辛卯秋櫬歸與宜人商氏合窆於越之型塘先塋云

太史氏曰觀詩人遇合蓋有天焉杜甫獻三賦待制集賢院崔鉉進李羣玉詩除校書郎孟浩然及見天子而無所遇方干劉得仁皆以窮死杜牧有奇節洞然天下之事雖放浪一官無有援者人生升沉顯晦之際可勝嘆哉不得於身而得於子如樸庭者猶爲厚幸也夫

右傳蔣士銓撰

彭紹升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躋於戶闕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游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間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

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
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
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
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禘於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
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
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
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
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鑑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
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
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

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
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
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
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
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
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殺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
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
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
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
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

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夢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右宋學淵源記附記江藩撰

尺木居士甲門華胄而淡於世情耽於禪味殆有夙根耶然其所著二林居集於近時名臣名儒循吏生平行實爲之搜羅綴輯成一家言而於砥節礪行之徒濟人利物之事尤必懃懃焉紀載而表章之此非特畱心文獻其於扶世翼教蓋有深衷焉余謂先生不愧儒者特以性地高明厭棄塵俗故不覺有契乎釋家之言耳嗟乎昔之人名爲儒而實惑於釋者豈少也哉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允初爲芝亭先生第四子自雋南宮卽辭臚仕古文宗法震川詩亦克承家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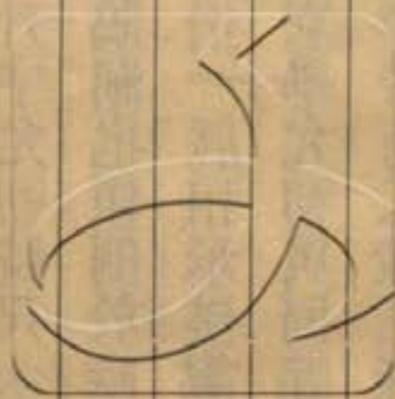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先生學兼儒釋仁恤鄉梓所著文集諸傳志表微闡幽可備史冊非泛作空言者比

右羣雅集張維屏錄

長洲彭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昫先生定求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右學案唐鑑輯



孫髯

髯字翁陝西三原人其父以武職宦滇遂家焉翁生而穎異喜習詩古文名重一時顧不肯應試廣甯張東閣爲制帥示意於徐南岡太守孫潛村山長連促之皆辭自號萬樹梅園大布衣躡屣執經揚風屹雅鶴峯李中丞昆浦錢少司馬南村孫大令以及唐葑洲楊夢舫施竹田歲與酬唱每出游必以書自隨纍纍盈路觀者無不指爲孫先生行廚也久之產中落寄寓圓通寺之兜蛟臺更號蛟臺老人卜易爲活然求百錢不可得恆數日斷炊煙戊子秋予見其門聯心異之樞衣入謁白鬢古貌兀坐藜牀上如松陰獨鶴互相問詢乃以詩請拍案敷陳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時攜餅

餌與談輒至暮始返粵三載其子舊賈廣西州勢少替迎翁往未
至而卒著作喪失無存翁嘗輯滇詩已得數冊其寓蛟臺日所訪
零章斷句黏之壁間不下數百條奔鄙如予亦蒙采錄今已無從
購覓矣中歲客大理作竹枝詞云龍王不下栽秧雨躲在蒼山响
日頭後輩引爲口實然考是時太守王公懶不治事故以此諷之
能手動筆句無泛設豈可輕議哉

右書擬緩征逋欠謝表後師範撰

童鈺 劉鳴玉 茅逸 郭毓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
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末由傾衿亡何詩人周蓉衣
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卽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
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畱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
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
聞爹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絲綴度無分見袁
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
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
甯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

夫人之為而誰為謹按先生名鉅字二樹號樸巖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為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圖號越中三子嘗往樓臈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帶為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燭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嚴成無一唇一舌敢掉罄者所得束脩除郵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皮祕閣相對迥然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豪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讎窻窻以辦臨終畫一枝畱贈花未

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者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為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某年月日葬銘曰志觥觥行蹢蹢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為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右墓誌銘袁枚撰

按童先生卒未審何年其修河南通志當在乾隆三十六年何公燭權巡撫時

即據以編次

山陰童二樹名鉅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不喜治舉子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為梳髻課詩及長與同

邑劉鳳岡茅少菊並以能詩善畫稱二樹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劉鳳岡客四明畫梅寄二樹題曰二樹小照而二樹客武林時作孤山詩亦有梅樹是前身之句鳳岡名鳴玉邑諸生早卒著有梅芝館詩集茅少菊名逸布衣客死中州葬汴城曹門外桑主事調元為題墓碑并梓其轉蓬集行世鳳岡少菊二樹皆善畫梅然二樹名最著諸暨郭又春作童二樹畫梅歌後於酒肆中見茅少菊畫梅感劉鳳岡畫梅寄二樹事更賦長歌贈焉又春名毓諸生著有筮山詩鈔當二樹時天下知名之士為童二樹畫梅歌者以千百數故二樹所畫梅海內爭購以為珍玩有高氏九喪未葬二樹揮十紙助之須臾讐盡晚歲修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樹少時嘗疾夢一道士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為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自知病不可愈然猶強起畫梅未就卒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右梧門詩話法式善撰

童鈺字二樹號借庵子山陰人所著有二樹山房詩略嘗為沈泊村畫扇並題句云疎疎隄柳曳殘煙郁郁汀蘭雨遠天斜日半邊雲半摺一竿山影落漁船水闊雲寒日落時兼葭采采樹離離醉

來有意無人會棹向中流讀楚詞生平最喜古銅印章篋中所存猶纍纍數百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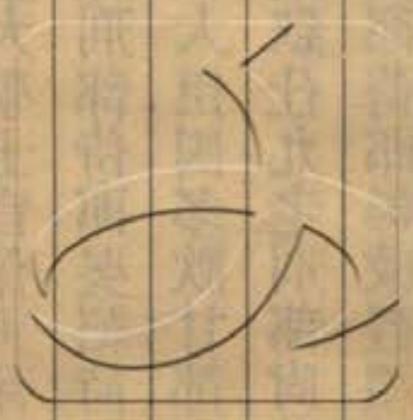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艾啟蒙

乾隆三十六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次日 命畫工艾啟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行璜恒親王崇志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尚書託庸兵部尚書素爾訥刑部尚書楊廷璋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崧阿薩哈岱李生輝富僧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尚書銜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部尚書陳德華兵部侍郎彭啟豐禮部侍郎銜鄒一桂副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此 國家 崇禎之曠典亦山林未有之奇遭也

右記余金撰



梁泉

敬亭先生卒本末見先生門人同縣何君鎮江撰狀頗詳其從
孫廷楫以爲古之名稱於時聲施後世者例藏有家傳所以補志
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匪獨申世模爲宗族光也謹略摭而
傳之曰先生諱泉字崇簡又字佩章老號梔蠟道人最後居一亭
曰敬人稱敬亭先生先本河南梁氏宋中順大夫三傳至遯源公
始居今順德縣之倫教材又十傳而澄溪府君鄭黃兩太君生三
子先生其季也幼而穎悟少長乃端默惟喜讀書先司馬燮庵公
特愛好之授以學期許良厚先生亦自奮勵爲文質司馬公不能
易一言十六充縣學生試常冠軍名大起由是愈刻苦思肆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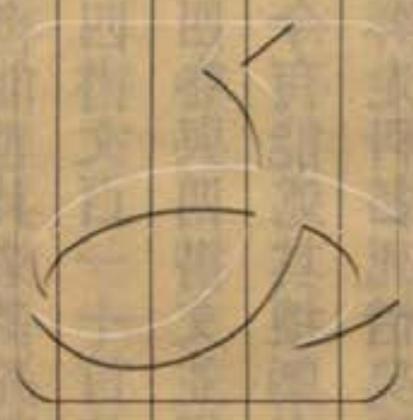
問自羣經以迄諸子百家靡不博綜淹貫旁及內典尤精通諸史
乾隆丙寅丁卯之歲夏醴谷先生之蓉來督學試日吏唱名至先
生為之拱立曰君尚困青衿耶讀君文久矣幸不作第二人想也
是科先生闢文意頗自得而兩主試爭先生名次不相下並置焉
比榜發心惘惘若有所失尋病瘵狀若狂醫藥久不效甫愈旋丁
外艱哀毀骨立舊恙輒作既除服就試不遇遠近爭從之遊連州
牧嘗聘主州書院負笈從者踵相接至舍不能容生平教人務主
淹通不拘一格及門多以美材蔚為時望其科名先先生而捷獲
者指不勝屈如溫侍郎汝适吉士聞源翁進士張憲潘知縣蘭皋
何教論璋珩陳君懷謙何舉人鎮江陳君鶴年吳君匡時暨先按

察兆榜皆門中最著者也先生既轍軻不得志其抑鬱磊落之氣
一見於文每脫稟人爭傳誦顧恆不自滿意性至孝家故中落不
治生而甘旨常備獨嗷嗷謂不獲一致身通顯榮所生為恨乙酉
以第一名舉於鄉年且四十又八矣次為勞君潼勞素工制藝意
無出其右者聞報詫甚知首先生乃歎服己丑會試中式第二十
人總裁武進劉文定公以同考張壇似詹事曾做所得卷為最愜
取錄視他房多且倍而張又與同事論相軋也先生出張房首薦
文頗縱橫踰繩墨所用典故不盡題所宜有榜後磨勘被籤疵類
數十當提問會考驗無私狀奏覆 旨下卒復舉人而張竟坐廢
先生深用懍惕歸則閉門諷誦彌月足不出戶惟二三朋輩談笑

觴詠夜分不輟興至伸紙作書或小畫為樂時滿洲德文莊公亦
充是科考官後出巡撫廣東數以書招先生僅一再見聞吏索賄
不為通先生竟道謁越日革吏役吏購全史詣先生乞代請先生
質言其故吏獲釋鄰村有浮沙田久繫訟稔惟先生一言於文莊
可決適開辛卯恩榜先生當北上謀行李無所出致千金以請
先生曰是豈吾見巡撫意哉笑卻去文莊聞益重之出俸錢為饋
乃果行朱竹君學士筠闈房中得先生卷極嘆賞持質同事共決
為先生作於時廣東中額四人先生薦次適第五又遺之壬辰遂
畱都城已復下第南歸值暑月邁病卒於運河南旺開舟次先數
日始抱微恙呼酒親酌置同試南海霍君時茂前謂君義士當能

歸我骨無復憾自計此生謬膺虛譽惜略有著撰不及手自訂梓
就正名流他時傳否未可料斯耿耿耳言已歛歔泣下既而果以
不起霍君為挈柩歸葬之先塋道費不責償取吏所遺史以去孫
高梧字章聲好讀書能世其業蚤死著有讀史偶評十卷周易集
證六卷筆記四卷四書文百一十首詩文散逸輯刻於嘉慶戊寅
者曰敬亭遺文凡四卷與四書文並行世廷栢生晚不獲追隨先
生而諸父老至於今有能述其梗槩者夫以先生之品望文章宜
有所表見乃僅以奔走科名死惜矣然其名且重於天下嶺南學
者幾奉如泰山北斗無存歿聞以視世之爭榮一日者相去又何
如也

右家傳梁廷枏撰



吳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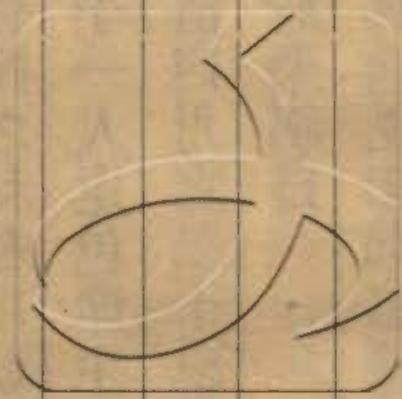
吳君諱閻字崙上歙縣人也吳氏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十一傳而
 遷歙又十四傳而遷歙之巖鎮曾祖諱銑祖諱文瀚父諱正通世
 有隱德君生而穎異頭直目端不君而能經史百家動窮其奧年
 二十四補縣學生赴順天省試入成均眾皆謂君將大興吳氏之
 門然六試秋闈輒報罷乃慨然棄去嘗南登會稽遊建康踰絕塞
 入雁門經子推之故墟弔公孫杵臼之遺躅其後復西陟匡廬上
 滕王閣與今侍郎曹公地山及江右名流相賡和能洞徹秦漢以
 來文章之真贗為詩歌古淡簡遠間發為雄肆酒酣輒喟然曰嗇
 於天者人豐之窮於數者學通之蓋君雖捐棄科名而其於學問

文章未嘗須臾怠廢誠不忍其沒世無傳於後也自君之大父家已中落父益貧君以授徒爲生所得脩脯盡以供其父母而獨與妻室程氏忍飢操作卒不使堂上之二老聞知踰年父母相繼沒君方奉命往豫章中途聞變而返痛不得親視含飯故自號曰悔堂君既邁廢疾手足拘綴然歲時值先人諱日或展張畫像必勉力使人扶持跽拜涕泣交橫偶食時食輒念先人或頓箸不終其食有兄不事事君以貧諸生供養其一門男女以長以立婚嫁既畢謂可無勞心力而君亦長逝矣初君隨父往豫章豫章舊遊最重君念君家口繁盛合白金千兩以相補助君付託不得其人蕩然悉歸無有人謂君且將爭訟而君一委之於命不與豪毛計曲直舊遊復合金如前而君疾作君乃愴然自咎其時命之窮且惟恐以我負人扶病遠涉千里卒出已資各如其人之金並其息以償獨身衣敝袍而歸居恆言貌循循至其臨禍福利害則一斷以義命而無纖芥遲徊眷顧之私君以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定邑庠生女適程家璉早卒定從余遊以君卒之後二月當四月之二十三日合葬其父母於古塘村之英山而使人請銘於余銘曰

厚君以生而薄於其遇遂止此也祿位以畀庸愚而英賢獨否也天混混而無言兮孰知其以也君固一視乎窮通而何分於生死也身既癯殘而志不忘乎書史也蓋君雖亡而有不亡者存人皆

謂君之有子也

右墓誌銘劉大樾撰



王模

嘉慶十有五年四月己酉族弟紹蘭克葬其考綸宣府君妣蔡太
 淑人嚴太淑人於瓜藤山先塋之右先期紹蘭稽顙涕泣告宗炎
 曰府君生紹蘭於河南九年挈之歸府君復之河南之山東六年
 而歿紹蘭孤露蒙昧恃母教養成成人兄所知也今幸事母終天年
 述壺德告當世而追念府君嘉言善行得一遺十蓋距見背之年
 已三十有六矣蔡震者從府君游河南者也就而問焉震之言曰
 府君佐治繁劇折獄當洛陽釐婦張夜被殺失賣布錢六百四十
 府君心疑其鄰令偵焉由四羣之妻屢窺垣索其牀獲錢如數果
 四羣殺釐獲之者上蔡民張四婦投繯死已成讞矣府君在汝甯

閱其牘謂知府曰婦腹刃創洞膜非自戕也詰之得先受夫刃而後就縊狀乃抵罪有傭竊主藏銀百兩法應流府君曰銀藏內室傭何由知鞫實則造謀者婢傭未滅人稱明恕所主傾心倚之多遷擢去他守令益重府君交致幣聘府君自奉約束脩之饋盡以奉親親歿之後歲寄家不過五六十金其餘分散故舊之貧者與人書皆手自爲有故使人必題紙尾曰屬有公事令某代非敢慢也誠至類如此紹蘭他日欲問其詳而震老病遽死族黨無能言府君事不克大聞先德示後之人此紹蘭深痛也唯兄爲蕪幽之文譏府君美少紆紹蘭之痛於戲震可謂善言府君矣明以知之忠以謀之敬以主之誠信以結之仁也仁者必有後宜紹蘭之大

其家也宗炎六七歲時聞先大父言府君歸葬祖若考不周於財質所居而以室行厚於孝務其大者也紹蘭嘗言侍府君洛陽官舍時有吏入白事良久出袖中金若干請狀府君厲色叱之去紹蘭尙幼未知何等事也宗炎童子師沃先生府君亦師之先生言府君少通敏入縣學有聲宗炎讀府君所遺蠹餘小草詩古文皆有法度沃先生之言猶信府君姓王氏諱模字綸宣號魯堂浙江蕭山人生雍正甲辰十二月十五日乾隆甲午正月二十二日終山東曹州府廨享年五十有一 敕贈文林郎福建屏南縣知縣再 贈福建閩縣知縣 誥贈奉直大夫福建泉州府馬家巷通判中議大夫泉州府知府加二級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元配蔡

太淑人同縣人婉婉淑慎戚里稱賢生康熙辛丑九月十一日乾隆王戊正月十二日終享年二十有二 敕贈孺人 誥贈宜人

晉 贈淑人無出繼配嚴太孺人山陰縣人勤儉善持家尤明大體府君出遊老姑在堂承顏怡志比歿營殯斂執喪盡哀織紵組

紉不閒寒暑節所入買書勸紹蘭讀既祿養服食樸素如平常生雍正庚戌四月二十六日嘉慶己巳二月初七日終福建按察使

司署享年八十 敕封太孺人 誥封太宜人晉 封太淑人子一紹蘭乾隆癸丑科進士補福建屏南縣知縣累遷福建提刑按

察使司按察使娶蔡氏孫一曼壽候選同知娶蔡氏孫女一適山陰候選未入流顧文煌吾王氏譜不詳其望元時贊臣公官慶元

路總管曾孫定二公諱汝楫始居縣之蘇家潭九世為德十五公諱廷相生四子其季惠十一公諱九齡府君高祖也惠十一公生

泰二十七公諱光采府君曾祖也泰二十七公生晉二十五公諱達府君本生祖也晉三十五公諱進府君祖也 馳贈通議大夫

妣曰蔡 馳贈淑人晉三十五公無子以晉二十五公子諱國和為子府君考也累 贈通議大夫妣郁累 贈淑人宗炎之先出

自德十五公府君於屬為世父夾縣西河而居宇相望也與紹蘭少友善交厲以學驩然若同氣今來請銘誼不可辭瓜藤山在縣

西南十五里崇化十九都埭上村古瓜埭銘曰 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不於其身於其後嗣譬埭

有瓜府君疇之唯瓜有颺紹蘭其紹之縣縣以續纍纍以似似續
考妣以施於孫子吾銘不侈庶無愧辭

右墓誌銘王宗炎撰



涂瑞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
實爲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
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著爲函史
五經繹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聿歸一致其一時之學者若何
工部屋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
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闡然爲己不事表襮
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尙使然也 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
冢宰貴公子篤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太學海門先生學琪
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

之遊詡庵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第弟子也諱瑞字榮詔詡庵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與崧甫友善先生每與聞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爲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凝齋先生道相勵其行甚勤凝齋先生亦崧甫弟子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家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子弟甚眾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其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迹以爲師法爲文章未嘗求工而真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爲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妾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仕驥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爲忘年友先生之卒也仕驥視含殮焉南池先生復命仕驥爲志其墓因歷敘新城之學者系諸首竊以爲如先生者真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今其亡矣銘曰

道旣通志未竊手纂筆錄方緝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

右墓誌銘魯仕驥撰



過臨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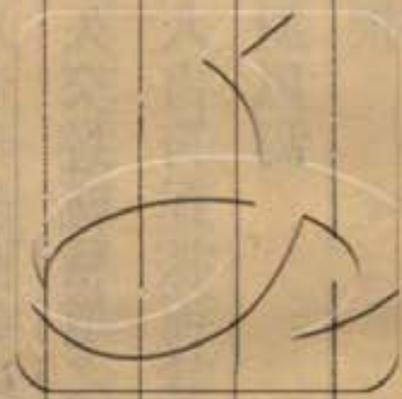
傳之為言傳也其始也聖賢以傳述經誼其既也史氏以傳述人之行事自司馬氏肇其端而後代有作焉於是人有一事之善一技之長皆得藉以傳後而況志士狷介之操乎吾同郡有過翁者諱臨汾字欽頤號東岡先世和州人也十六世祖孟玉當宋宣和時為徐王郡馬宋亂從高宗南渡賜宅無錫七世祖龍明嘉靖間名儒始遷蘇州祖孟起字筍谷父御宸字向伯母徐氏翁少好讀書閒作為詩古文先達輒歎賞故年甫弱冠而已見稱於鄉里矣及壯侍奉二親必營求甘脆以貧故苦於不繼因瞿然曰舉魚感風樹而泣曾子得微祿而喜為逮親不逮親也吾其參佐帷幕受

資斧以給旨甘亦古者為貧而仕之道乎會杭州鹽驛道太原王公聘幣至遂應之焉王公素聞翁名及見甚歡翁給事敏捷雖繁劇無稽留王公謂翁曰君治劇才也非寄人廡下者盍入貲為郎吾能助君翁曰吾以筆札佐公為負米計爾敢藉公以求仕乎既而就揚商歛人江公之聘館於揚數年有西賈王勛者素知翁謂翁重信義可託以財欲以萬金貸翁俾為奇贏計翁曰貧富有命質遷非吾事也卒卻之後以父艱旋里終喪後惟事著述不屑復依人以食矣所著詩文凡四卷輯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又集先賢言行分別部居為雜錄二十九卷年七十一卒於家於是乾隆四十年也配曹氏產子二女一長張燿長邑庠生次元暉及女皆

早歿繼配朱氏產元閔孫二人女孫一人仁原仁涵及女孫皆張燿子仁漣元閔子

江聲曰禮稱臨財毋苟得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於過翁見之至於仕宦之塗尤人所奔競而翁顧恬退若是其諸古所稱獨行之士乎翁下世未久交遊輒稱道之以故予知之悉今元閔以狀來請為之傳狀與人言符遂據而詮次之元閔亦廉潔嘗為人鈔書不受直有翁之遺風焉

右傳江聲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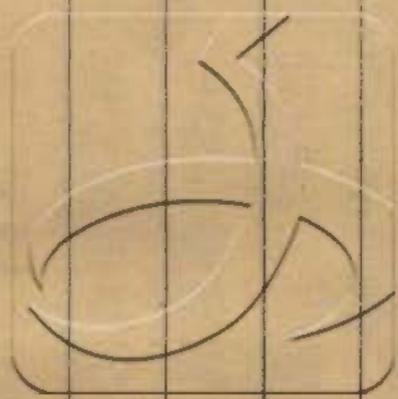


戴綸恩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
 書其年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
 戴童子壙柰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聞
 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
 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
 童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
 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徵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
 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
 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昔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元善算

迺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攘而有之儒者
或歎其書亡非亡也不知寶貴也釋氏標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
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
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占畢不知六藝爲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
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
地與其弟洪恩同壙也銘曰
維昔童子善草太元荷載入荆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
稱五窮瞽曠引跋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蘭芽早折蕭艾盈前彼耄
而愚如何久存此幼而慧遇弗永年人生世閒白駒忽然彭祖爲
天莫壽匪君

右壙銘戴震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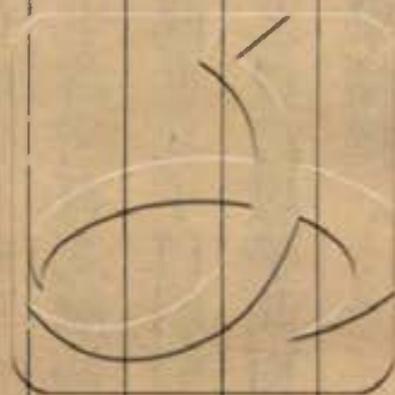
王艾山

艾山王先生好學善病少從父胡堯翁受書一日讀輒一日體熱如烙鐵滅讀如故父不能禁及長博極羣書爲文務深湛不工不已屢試高等益肆力於古斷斷補不輟藥鐺筆硯常雜置几案間家人見坐處血痕殷然懼其以身殉之咸勸止讀先生曰吾何暇身患哉心之病亟矣吾書下噎而輒出不畱是趙章迴風之病也積而腹果然而不能運是滿如氣瘕之病也操筆爲文尸奪形敝血不居其處是山跗肺消瘴之病也又其甚者病內關內關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所苦患在隔塞不通犯者十人而九而卒不知所以療吾方以古人爲俞跗聖言爲藥石而日夜求己吾心所

爲病若身病豈真膏肓難治哉且心者百骸之主心病而身安得獨泰矣已而先生復病病亦旋止益復讀書厭囂雜於宅偏構樂在軒以居日手一編不與外人接既又患目累歲其友諗之曰噫先生殆廢學矣先生曰何爲然吾雖盲於目而書固往來吾之胷也況幸未至於盲昔有樂師求精審音懼心之移於物也因以艾炷熏目使不見他物以壹其聽卒爲良工今吾病目小墨墨耳而得內收吾視一物無睹而冥然以心與古賢接與造物者遊吾所得於學不旣侈乎且夫目之病肝氣躁而火動也吾默而以心與書會則心靜心靜則氣平而躁釋是祛火之良劑而龍樹不傳之方也未幾目果愈間出授經甚嚴程限見稍惰者輒怒曰若病耶自是數年無病後病發則氣虛證也歎曰余向皆非病也今真病矣天不使終讀吾書耶是時先生年將六十矣先生自少至老以學病亦以病學標先生壻又從請業知之悉以篤庵阮師之旣爲傳以詳其爲人也作別傳以終明先生好學之志

論曰子阮子稱先生善病有支離憔悴之狀宜其儻然不能終日觀所爲文又何其健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沈頓牀簟以戕其生者其致之豈嘗以學哉而惟病之諉何也

右別傳戚學標撰



吳樗

吳樗字季文號蘭柴乾隆丁酉拔貢老於名場才氣橫逸不可一世幼與其兄思樹稱二吳又與同縣優貢孫起柟齊名時稱孫吳四兄弟蓋起柟之兄起棟乾隆癸酉拔貢詩才力堅厚倔强生硬如其爲人書法尤險勁以科場事對簿不屈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沅湘耆舊集綴其詩爲三卷長洲褚廷璋乾隆名宿天下所稱筠心先生者也視學湖南稱樗近體詩爲七字長城與湘陰周錫溥錫渭兄弟甯鄉鄧枝麟醴陵鄧正笏永綏胡啟文及起柟爲湘中七子樗負才尚氣性簡傲見時輩多所陵忽於同里周恭先楊興植一二外獨呼歐陽紹洛爲小友紹洛亦終身佩服不忘紹

洛年輩後於樗其舉於鄉之年樗猶應舉爲監司某所辱發憤而卒詩藁散佚著有蘭柴詩存四卷地理釋未成書

右新化縣志高映瀾錄

按歐陽先生紹洛晚更名輅

蘭柴翁過許州詩有云紫髯白馬來江左大耳眞龍落漢中受禪有臺餘夕照分香無冢度西風盛傳於時然非其至也他如過盧溝橋云秋水橋邊波乍起夕陽樓外葉初飛送余存吾太史北上云長亭匹馬銜秋雨淺水孤帆挂夕陽登邵州城云風生資水煙光碧秋老龍山石氣青詩皆老到有風格

右南邨詩話高映瀾錄

按吳先生字一作香文

張德安

彭孚

文瑞成

黃昭著

王本遠

羅瓊章

張德安字幼敦湖南華容人開歸陳許河務兵備道奎祥第四子乾隆戊戌進士潛心積學少出陳學灝之門古文得桐城方苞義法所交俱一時名宿故其文磅礴鬱積大學士王杰嘗稱其有奇氣後以襄理伯兄儀考河工之役積勞卒於工次年四十九著居易堂文集又彭孚字迥麓衡山人乾隆己亥副榜少孤年十七始承祖訓攻舉業祖沒饘粥數月及與堂弟李同領鄉薦報至眾稱賀孚獨伏祖靈前痛哭憾祖未及覩也李亦少孚攜之學助資悉出自孚李沒孚更賜恤其家世居白雲峰下所著名白雲篇有賸說瘵語數種子歲廩生能詩有兩巖集與孚同里居者有文瑞

成字南柱乾隆己酉選拔主講集賢書院凡九年銘其東西齋曰
強恕曰求放心題柱云立德立功立言是之謂不朽希天希賢希
聖人皆可以爲常言讀聖賢書不徒爲科名起見須見得句句是
切實教我爲人處居父母喪蔬素三年居鄉正直不阿尤喜推解
著有寄嶽山房詩文集黃昭著字次明桂東人性倜儻讀書寓目
成誦少孤家無儋石哦誦不輟成乾隆辛丑進士選寶慶教授未
赴卒昭著留心時務捷南宮時曾擬海塘疏審時度勢頗有規畫
識者重之工書求者戶恆滿生平不事家人產妻李以女紅佐膏
火主講濂溪書院以先品行後文藝爲訓束脩所入輒以分其弟
姪及卒家四壁立門人醵金治其喪王本遠字古華沅陵諸生學

問淹博有經世才乾隆末苗匪起事本遠上平苗策總督畢沅聽
其言採用之皆效居常訥訥如不能言及遇有危疑則發一語立
定識者服其明決晚年尤嗜學著有太極圖解易卦解甲乙丙丁
說行世羅瓊章字玖常鄱縣人博通經史乾隆乙卯舉人畱京十
八載歷館尙書紀昀家九入春闈七薦勿售考取景山教習小就
非其志也瓊章品學諫京師不屑夤緣詩文頃刻千言楷法尤勁
秀得者奉爲拱璧後以知縣發川中尋卒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八目錄

文藝十六

陸時化

羅有高

唐廷佐

易良本

周系賡

蔣湘培
宋宏廣

楊琴

從子林
鄒岳

許庭堅

嚴果

程鍾

吳穎芳

黃景仁

張星象

黃埴

陸錦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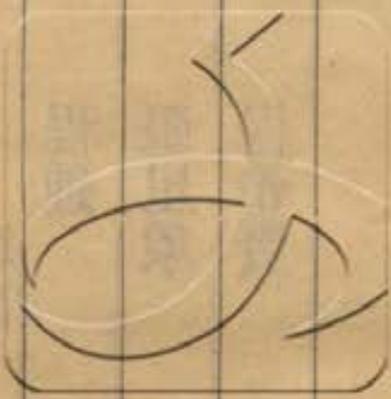
年王臣

吳叔元

保希賢

彭績

孫泰溶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六

陸時化

君諱時化號聽松潤之字也太倉州人國子監學生祖毅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陝西道監察御史祀鄉賢嗣父恬太學生封儒林郎兄弟六人君最少姿性穎異為文伸紙立就時諸兄相繼獲雋入京師儒林公遂以家政屬君君才通敏遇事即了了又慈祥豈弟見窮民無告者衣食之道有確購隙地以瘞薶之以是州中士大夫嘖嘖道其賢乾隆十五年上將南巡知州趙君酉奉檄繕

葛吳縣靈巖山 行宮閣君能名以鉅工屬之日營手畫咸有端緒約而不陋華而不靡明年 駕奉 皇太后鸞輿至山駐 蹕者數日出入延覽穆穆旼旼熙怡悅豫悉稱 上意大吏詢知君之所爲交相器重由是州有大工大役必咨君二十年太倉歲祲邑中施粥平糶請君主之二十二年海塘工起自劉家港至七鴉口共築土石塘四百五十餘丈費鉅役繁知州宋君望楚亦請君司之嗣後修海甯寺建藏經閣造北門水關石橋君皆力肩其任費節而功固同里益無不悅服者君嗜法書名畫精鑒別嘗集生平所見數百種記其紙絹詳其行款識者比之退谷江村兩銷夏錄又聚書萬卷購善本而手校讐之以貽其後裔乾隆四十四年

病喘至六月某日歿距生雍正二年年六十有六配張氏子一愚卿克承其家孫三因篤因禮因儀皆以次就傅嘉慶元年某月日愚卿將奉柩葬於某鄉某圩具行略屬余以文志其藏予昔讀常熟毛清傳稱清以孝弟力田起家有幹識楊忠烈公漣爲邑令邑有大役輒倚以辦而儲書數萬卷甲於東南是以子晉舉而刊刻之迄今經史子集汲古閣書盈天下而晉三子咸著文譽今君以好施與擅廉辦爲鄉黨所稱又喜藏圖籍書畫愚卿廣收博貯不減於子晉且以淑其三子視毛氏之祖孫何其前後同揆歟抑太倉距常熟百里其聞風興起者歟蓋爲善者必昌君秉經肆雅好善樂施垂庥而錫羨則與毛氏並重於東南也固宜遂爲之銘云

如堂如斧六尺墳青鳥之經古所云龍虎沙水徒紛紜要以惇德
為之根桂林一枝溫而醇越三珠樹傳清芬卜茲安窀元氣屯隱
湖婁東真同倫妥此吉壤延千春

右墓碣銘王昶撰



羅有高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
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
為江西按察使乃檄甯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
之明以遺集來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為志墓之文臺山少穎
悟英雋絕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墓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
兵家言頃之零都宋道原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鄧原昌勸讀
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泝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
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鉉公故儒者誠曰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
是歸真守約務為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

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劇切其秋中順天鄉試明年癸未還過蘇州交汪君縉汪君深於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遂長齋徧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嬰起者頗眾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耽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注疏小學之書益以博而精甲申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之西峯寺縣胥疑爲盜集眾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令羈之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密雲圓公像明年甲午渡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遊洞庭

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吏部尙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於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己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某氏距生於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繁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滷蔬果陳說生平所得於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以得悉臺山之學於儒也宗宋五子書而羣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釋也皈心宗乘心折磬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爲歸外服

儒風內宗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別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以然疏通證明以遏末學之悞叟詐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覃思構精神悟妙蹟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以是懣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以遺集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旁通曲鬯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於斯微至人孰知之

右墓誌銘王昶撰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雩都宋昌圖同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於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濇隙而出於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仍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惶

國朝志林卷之三十一
五
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於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於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右外傳惲敬撰

臺山名有高甯都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雋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甯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甯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學使按贛州臺山偕同舍生以行試甯都日度道原必在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辨之道原曰年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尙也況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闔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湮塞天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

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遊於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尙求有濟於天下乎臺山面赤汗霑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愛之誠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見贛

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篤於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於是幡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闢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捫獲之旨年二十餘謁甯化雷公貫一遂受業於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忒

殺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尙書公於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秋尙書公主順天鄉試予邀臺山習靜於蘇州會館榜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予家復與予閉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頭腦自謂於入手處決定不疑矣予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辨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功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功夫也下手時便須蹋實地若以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

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惰容
 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以九容繼以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斂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
 色取不根於心也思繼心常存其於本也庶矣施於四體不言而
 喻幾於命矣然而道始於勉強植於知本而成於無曠時也驟而
 希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
 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
 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立
 二復何有唯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華梵交

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塞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闢天日
 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為善興起者頗
 眾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予家聞母訃乃行尋遊廣東客恩平
 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旨且
 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
 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
 事為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
 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彊合者聖人作春秋東
 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
 之本在於謹彝倫慎言行約之於禮人之彝倫言行壹於禮則性

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為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即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彊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事是以卒成為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北交訖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熟思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於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來舍之去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遊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登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昭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眾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滯論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

僧度錢塘至奉化西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
 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
 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甯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
 白於令而釋之遂寄海圖家明年度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
 而至蘇與予偕遊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
 冬海圖迂之還甯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
 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抒心得聞者莫不暢然暇輒焚香
 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為購人澆治
 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子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
 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口喃喃稱說道妙與兄
 弟訣以不得終事父為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
 閒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於道人
 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髻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
 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與人者甚
 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嗚
 呼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
 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者為道修
 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
 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
 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

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
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孟子論不動
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
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
然故於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
言臺山歿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魯絜非將接討其文錄而傳之
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
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
諭之同好焉

右述彭紹升撰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年十六補諸生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喜
讀賈太傅陸宣公書旁及兵政河渠測量諸雜說負氣睥睨儒冠
者謂不足用於世也聞雩都宋昌圖有迂怪名欲見之無因府試
日五鼓起走署前索得之問寓居而別昌圖字道原縣諸生已謁
之自陳所學道原愀然曰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
渠張子語箴之授以主敬持一二銘有高幡然悔因介昌圖受業
贛縣鄧元昌元昌爲學以紫陽爲宗者也又見甯化雷鉉鉉戒之
曰毋恃聰明恃聰明懼子之流矣由是歸真返樸尋味儒家遺書
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哲之論乾隆二十七年貢於太學善
長洲彭紹升以性命之學相勸厲三十年中順天鄉試明年返鄉

里與子弟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眾有高好治古文辭有復紹升書曰前日得讀賜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毫楮欣悚交集有高自束髮受書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忍淚惘惘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頌濱上韓太尉書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量局隘過端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微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償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願納人於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足下謂學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确然至當冒罔眾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

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事業者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糅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悞而失歸先不足槩於文緣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遽廬其我與道偃背馳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也駁淺礫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

訓如狐鼠憑城社之穴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
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貌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
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既麤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
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
考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於施
事者依其事以考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考諸其文
將闇汶而靡專醇疵黑白迷瞶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
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
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於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
顏冉先孔子卒孟子紀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
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槩羣陰拱伏大致安緘默而
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
故曾子子思述作終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譁好辨
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於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
利之燄熾苟卿蹶起黜禮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
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
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遺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指
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訾是時黃老之言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
其術父談亦治之至熟習聖緒微茫麤萌身於武帝而曲學阿諛
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與正

六經爲鵠見於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指
非躬清瀆之稟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
程子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
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足
下以爲漢唐諸子皆無與於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
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於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
能掩於其文以其文考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
小辨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
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
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

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
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蹟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
行未熟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真篤之志博采
慎思實效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柔濡浸
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
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闕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
坦夷而無昏瞠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緜古
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
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
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

益矜心益大苟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眄所著書汗漫殺術
率陳腐熟爛實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
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
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誣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
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
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
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
文不當吉凶生矻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於其心朕兆於
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
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
兮寥廓而愚者聒世諦不休泥藪澤之見得毋爲足下所笑然感
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慄裁汰其不中
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明袁黃有功過格言報應之理張
爾岐立論破之有高申之曰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
人爲善則美報隨之善必有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天將絜
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酬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
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街小惠微勸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
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
餘殃之指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
播而不知其悖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

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
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爲畏天人舍六經語孟所教之
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
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報不
至將疑報既至將忘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
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
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
不自進於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立身竟甘以中
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
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
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挽之若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
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晷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
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豔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
上下焉下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
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
爲變公爲之不畏人知誠爲之不屑以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
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
人耳而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之欲畏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

以作其觀敘之彝倫以理其統宗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
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闡而不明也於是通之師
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遜也於是鬯之音樂鼓舞以感其
天繇焉而才美出於其倫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
不率放傲倂張於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愧艾
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
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
眾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
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眾也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
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

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
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
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
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凜象魏
以畏爲隄以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
以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
教施之而窮惟誅極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
誠雜而其於欲畏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良能之見端
可觸馭而枕之者也吾有以施吾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毋所謂不以鳥養

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於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遂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自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覲擘闢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槩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員焉此其程品并辨極於錙銖毫忽彙彙

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於前卽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遯人之準威福於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於禘出田邑發秋政於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畀鞠庖翟闔之賤報饗之禮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

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
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乎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
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敷之於治也
察故其時黎民雖毀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
而陳數主者怠慢勉強踵故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
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見其誣黷不經矯
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
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杜誠
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闊略覲髦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善
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願待
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
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彊賈者殊矣其
與造僞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
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
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爲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
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
經語孟矣吾竊懼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
又懼夫精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纂六經語孟翼虢虎而拚飛也等
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
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耶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

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於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在矣知其爲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倍而噉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具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諄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以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於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見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鶩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舍者矣易曰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

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瞻於覲擊闕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蔽之知於空蕩而媿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

曰民義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謀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贖好惡無常惟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絲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於人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僭舉條目統該人倫於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

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司命統之今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稱王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懼諭之以災祥則懼後世機致深文巧勝反訾般人爲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網罟所以日

國朝書林卷之三十一
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閒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傳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以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

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

見孫可之集宋祥符初

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

見葉石林巖下放言

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

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曰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高辛祀祝融商人祀閼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

見水經注

神道之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

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

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之通周官春

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觀

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

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為覲在女為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指主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為集福之本實蒼蒼者鑑於下土人心之日漓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究而既是孔門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曾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有高善治古文辭其教學者曰治經必通訓詁治注疏必通爾雅說文又謂韓侍郎荅李翱書有云沈潛乎訓詁反復乎句讀此昌

黎為文所以拔出諸家也故有高所自著紛紜大肆如此遭家多故貧甚墨墨不自得因徧讀大乘經每下籤說輒有元解道林粲可未之或過也俄游粵東為恩平令李文藻客尋自京師詣宜黃有余子安者舍之石甍山精舍日習禪誦既遊揚州入高明寺參貞公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西峯庵為縣胥所疑集眾往捕有高手仆三人自詣縣令羈之同年主事邵洪為之辭得解遂登天童山拜密雲悟公像入海禮普陀返自蘇州遊洞庭石公傲僧舍以居將買田焉不果再應禮部試得疾南歸至家遽卒卒之日盡焚其所著書莫測其意也有高治理學服膺建甯朱仕琇長洲彭紹升於禪也皈心磬山語錄兼通天台賢首諸家以靜土為歸

宿所與常詰難者吳中汪縉也有高卒後紹升鈔存其詩文爲尊
聞居士集八卷雕板傳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昔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
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
教不如照月肄訓詰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
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
戶參究回光反照卽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
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尙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
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

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趺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
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
皆逃去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
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
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
卽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卽解
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
之何以不荅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
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
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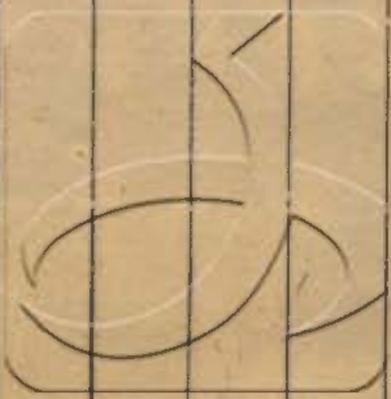
右宋學淵源附記江藩撰

瑞金羅先生諱有高字臺山甯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
乾隆丁丑八月來我甯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閒亦嘗過吾廬
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
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
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
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
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
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
三隨之六二尙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右學案唐鑑輯



皇朝詩林卷四十三



唐廷佐 易良本

唐廷佐字才少湖南黔陽人乾隆己亥舉人生有夙慧早歲能文窮究經史子集皆得要領性敦孝友晚益懍持敬義之學律已待人恆為學者矜式著有直方堂文集與纂黔陽縣志同邑易良本歲貢生選邵陽縣訓導未赴家居授徒必先器識經義文以史漢為宗從遊多知名士易屏山進士良俶嘗出其門性不喜浮屠里中喪葬能用古禮者自良本始

右傳易變堯撰

國朝詩林卷四十三

文藝十六

文藝十六

天

周系賡

蔣湘培

宋宏廣

周系賡字鳳閣湖南湘潭人乾隆庚子舉人父世安邃於左氏系
賡幼承家學爲文精深博雅再上公車道病歸卒年三十九同郡
蔣湘培字篤因湘鄉人年十二與父開泰同入縣庠長益博聞強
識古文下筆千言乾隆甲寅舉於鄉弟湘墉字之翰壬子舉人湘
城字于蕃湘垣字師大嘉慶戊午同榜舉人垣登乙丑進士皆師
事湘培並有文名時稱四蔣方湘墉舉榜首時主考戴衢亨深以
得人爲幸先是兄弟同構一樓爲讀書處題曰莫如合刻詩文仍
以樓名名之猶初志也又宋宏廣永綏廳諸生博涉工詞章督學
錢澧繩文嚴不輕許與人然獨喜宏廣文兩試兩善之拔冠其曹

聲謀一時性剛枝言動一繩於理家世奉五通神甚虔少觸犯輒殃及之宏廣取而投諸廁家人惶駭而神亦不能祟也當永綏未建城時地多荆榛室廬寥落民居輒相驚以虎宏廣爲文驅逐之虎遂絕跡乾隆乙卯之變嘗著平苗策上大學士福康安福稱善將行之無何福沒遂不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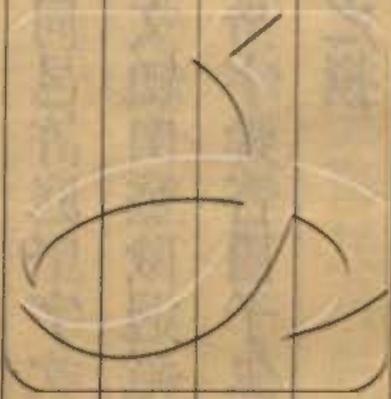
右傳李元度撰

楊琴 從子抃 許庭堅 鄒岳

楊琴江蘇無錫人國學生性伉直以能詩名于文襄敏中以年家誼招致謝不往足跡半天下所交皆一時耆宿乾隆四十五年

臨雍獻頌 恩賜銀兩宮綢著有賜硯齋詩草八卷從子抃優貢生擅小楷工詩文同邑許庭堅字次谷恩貢生父卓然藏書萬卷庭堅枕藉其中詩文繼幽鑿險迴絕恆蹊工山水秀逸天成著有忍古齋詩文集鄒岳字舜咨國子生工詩善音律尤長考訂

右傳楊熙之撰



嚴果

先生諱果字敏中姓嚴氏先世自姚江陳山遷杭傳及先生之身
 十三世矣曾祖紉庵公祖涵斯公並攻儒術貧約終身考允大公
 蚤孤露刻苦治生與配茅孺人辛勤持家數十年而後饗飧無缺
 乏生三子長即先生次諱誠號鐵橋次諱正早殤先生天性孝友
 讀書源於家學不沾沾章句研窮六經子史發為詩歌古文融會
 精液抒寫性靈非徒規倣形似者其為科舉文則理法縝密不尚
 浮詞故弱冠遊邑庠有文譽其後請業者眾師其清真皆成利器
 生平無他嗜好獨於山水有夙契嘗慕三山九曲之勝則一遊閩
 中及庚寅領鄉薦公車北上徧覽江淮河嶽齊魯燕趙諸雄奇歸

而芻襟浩然潑墨爲山水以寫其狀觀畫法初無所授與弟鐵橋自相師友後見檀園真蹟手摹心追得其神髓而又助以江山勝槩煙嵐泉石筆無點塵作書真行識挺隸法漢魏並爲時所珍愛不善飲而興極豪與里中吟朋十餘人常以文讌爲樂所居距西湖有城闔之限往往破曉出郭暮而忘歸陰雨風雪嚴寒盛暑不以爲苦至晴和佳麗之日無論已故遊輒致病病已復遊終其身無少壯之間悟浮屠氏法每至精廬佛剎聞梵唄聲能靜對竟日萬念俱寂貌清臞蒼顏而修髯煙霞厭飫山水之效深也敦友誼賙人爲己事歲入脩脯常不給人有所告急而以書畫經籍之類求售者不較其直或至質錢以應之有見而愛者亦卽持去故家無

遺物卽自作書畫皆隨手贈人詩文手彙所存無多今編次藏於家先生上承考妣之厚蔭下有賢嗣以恢其業終歲晏然無塵累世父味邨先生皓首窮經弟鐵橋天才磊落取法門內無事外求故儒行風雖士論歸之痛鐵橋一舉早卒不竟其才又連丁家艱益淡於進取偃息邱園規勉後進及時爲學先生初喜吳淞山水嘗號九峯後遊上竺憩坐古緣亭下樂其清幽乃更今號學者稱古緣先生晚年館姚氏湖莊在巾子峯之麓中有西南草綠樓負山面湖縱目遐眺心神俱曠惟當酷暑炎歊中人由是感疾不起時乾隆庚子七月二十六日也生於雍正癸卯七月六日年五十有八配陳孺人生子三景晨是是先殤晨亦後歿孫男三孫女一

先是允大公得涵斯公之傳治青島家言親卜吉壤於南山碧螺
峯葬茅孺人及鐵橋而先生之生壙附焉允大公卒先生奉柩以
藏題石曰山高水長蓋欲垂示先德於無窮也先生卒後二年葬
未有期其孤乃權厝於茅家步瀨湖之區而以先生畢生梗槩文
藻知之最深乞爲傳以列家乘文藻交於先生三十餘年居則望
衡遊必聯袂有無相通患難相恤鐵橋嘗贈詩云異姓天倫信少
雙蓋紀實也惟是先生之嘉言韻事難可僂指僅略述其槩以見
大凡而感舊撫時人琴邈然音容闕寂湖山杖履往蹟重尋處處
皆同隔世追憶及此又不禁聲淚交并也

右傳朱文藻撰

程鍾

程在山名鍾蘇州吳縣人世居楓橋其父爲富商門庭豪侈而在
山生性淵靜好讀書不問家人生事爲諸生一試於有司不得志
卽棄舉業惟以詩歌自娛中年父沒料檢記籍知頻歲折閱多逋
負悉售所居貨以償猶不足則并棄其室廬舊有園在西磧山下
地極幽僻於是移家入居園中園有紫藤一架枝幹奇古垂蔭數
畝本山家荒圃中物在山之父見而愛之并買其地以爲園然不
過有屋數椽其餘皆園丁種菜之地在山次第經營遂有九峯草
廬清暉閣寒香泉釣雪榭綠藻亭騰嘯臺諸勝名之曰逸園終日
吟眺其閒罕入城市妻顧氏名信芳號生香居士康熙丙戌庶常

顧秉直女亦能詩高情雅致不減在山春秋佳日或偕遊銅坑鄧尉閒布衣椎結如村氓而行吟不輟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如是者二十餘年而妻死在山亦老矣妾生一子方襁褓自料不能終有此園以售於揚州江澄里江亦豪士素重在山名以買園之資歸之而使仍居園中為主人澄里歲時一至與在山觴詠數日而已會在山之友有去為達官者於上前盛稱逸園之勝逮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江南大吏欲添設離宮謂莫如此園為宜因命江氏獻其地時在山已歿寡妾幼子倉猝覓屋遷居琴書手澤遂多散亡園亭舊皆茅亭蘿屋以樸野勝至是改建宮殿煥然金碧而臨幸時頗不當 聖意 命仍以園還主人於是盡撤所建輦其材他用花木亦俱摧為薪止存空地一區然終以曾為 行在故程江兩家俱不敢有任其蕪廢惟附近居民猶能指亭榭故處稱為程園云

朱春生曰余幼聞在山之名憾未一見後讀袁簡齋先生集中有遊逸園詩又有為江氏作西磧山莊記益心慕焉特往訪其遺跡時園廢已久瓦礫徧地荒草如人長惟一土阜甚高上有巨石鐫騰嘯臺三字猶存登之望太湖三萬頃澄波浩淼如在腳下湖中羣峯羅列一一可指數回顧西磧山翠屏插天若背可倚者真勝地也今歲在郡城遇在山女夫黃君為言舊事甚詳因成此傳在山夫婦詩俱有刊本而外閒流播甚稀乃從黃君假得讀之古淡

淵穆如清琴並鼓鹿門偕隱之人固與尋常伉儷以柔情豔思爲唱隨者不同也黃君又言在山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自言崑山城隍之神任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既醒笑以語家人已而自悔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誠勿妄傳久之眾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是山中風景並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來相迓者可知吾未嘗爲冥官爾等勿爲吾前夢惑也乃一笑而逝余聞古之仙人有畏上界官府之勞而不願飛昇者在山殆卽其人歟

右傳朱春生撰

吳穎芳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甯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允儒爲難於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眾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

如鷓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兩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基之學詩於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

四卷古文尙平易詩餘尙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貴雄鄉里及先生寔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塍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鉉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卽吹函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卽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八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愛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

觀世者像五十三軸先生蒐采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爲丸名曰綠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卽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憾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右小傳王昶撰

西林文家本素封閉戶著書數十年不問生產事遂中落所著書皆鈔本流傳惟詩刻行世存生平詩十之一得三百餘首爲四卷手自訂鈔徧示同人精審余亦預其列凡一字未合輒爲易去不可易者竟刪之故存詩少而格彌精

右澹溪詩話符葆森錄

穎芳少讀書不樂爲舉子業究心律呂之學著有吹幽錄若干卷又於字學諸書考證精確成說文理董若干卷世共賞之中年逃

於禪凡湖山緇廬幽邃之區每過輒流連竟宿繙誦內典諸經冰
牀雪被經旬忘返所作詩文脫離塵壒卒年八十

右杭州府志符葆森錄

製小筒削竹籤書賞花釣魚圍棋賦詩鼓琴吹笛等事置筒中容
至隨手拈一事與客共之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黃景仁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
落落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
筠君與余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剗鏃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閒
言庚子春余扈從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
四月余遂奉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遊秦
晉聞而余有按察陝西之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
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
嗚呼宜予有祝予之痛也夫仲則諱景仁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
宋南渡遷居於武進祖大樂高淳縣學訓導父之炎縣學生仲則

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文立就應童子
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儔人爭慕與交
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爲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亮吉
爲詩擬漢魏樂府身成數篇時常熟邵編修齊燾主常州書院從
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遷官杭歛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
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
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
益奇辛卯朱君奉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巳爲會於太
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仲則年最少著白裕立樓前頃刻數百
言徧視坐客客爲之輟筆居半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

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

上東巡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爲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
夫如翁學士方綱紀學士昫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爲李主事威
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
余因以益奇仲則云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
瀹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閒
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干卷世推以爲工仲則之至西安也
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貲給之及歿贈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
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於武進仲則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
卒於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女二將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爲銘其墓以寫余哀其亦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冥冥其伯倫也朋友以爲性命而文詞以爲精神也琢心鏤腎損天真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吟也子女之呱也子甯弗聞也白楊蕭蕭顧歸於斯墳也

右墓誌銘王昶撰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於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於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

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炎禱於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入九歲試復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是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鼓本暇輒朱墨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其效其體日數

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憲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遊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歛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

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入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途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於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加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刻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熱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於功

名不甚置念獨憾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為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為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 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籤例得主簿入資為縣丞銓有日矣為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

病殆遂卒於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知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為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不敢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沒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及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為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

有以致之也君娶於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
年五歲

右行狀洪亮吉撰

黃少尹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初依竹君學使公燕太白樓援筆成
詩時有神仙之望自遊京邑聲譽益華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
淪於丞倅高才無貴仕悲夫屢以薄遊關中綢繆觴詠才賢並集
實謂勝遊踰年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卿靈未
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識

右吳會英才集張維屏錄

張星象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縣學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龔進士
景瀚願受業爲弟子龔奇其文言於督學朱文正公歲科兩試拔
冠其曹試事既竣公選九郡諸生之尤者福州十人外郡二十四
人肄業菴峯書院視課之甯化張騰蛟孟詞最爲公所賞識介萬
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雖霞浦游光繹彤酋長汀湯志堯謙
山侯官許作屏子錦輩一時所推爲名士者皆未肯多讓閩中因
有二張之目時閩藩兩松徐公與文正公同號知人能得士大小
雅才並歸陶冶嘗謂朱門之有介萬如韓門之有劉叉也癸卯鄉
試將揭曉文正公置酒招致門下士子與孟詞輩皆在座介萬葛

衫躡高屐最後至公笑目之曰昌黎詩有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
幽好可爲孟詞詠又有云雜作乘閒騁交驚舌牙齷非介萬其誰
既而孟詞領解游次之許又次之在座者多獲雋而介萬報罷介
萬文結屈生澀不可句讀一題入手狂搜險覓得未曾有非文正
公莫之奇介萬亦淚歛歛然落謂從此長已矣也新督學至公薦
士十人介萬與焉且恐其文不得當以爲是實神駿當相賞於牝
牡驪黃之外新督學甚其言書院初課故抑之且面加誚讓介萬
弗能堪自念居深山讀史漢談荀揚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
及時自奮道師方行而齟齬之者踵至懼一旦遭黜辱爲當代大
賢羞時方寓龔家早飯罷赴書院課而是日實未作文默默不樂

者終日次早獨行出西門至虹山橋徘徊橋上再四遂自投於水
以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尋之書院不得啟其臥室於案上見
其訣父書及與己訣書拍案驚叫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尸於白
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其下有清泉一泓先是介萬喜扶乩有白
泉沙者附焉辨論相往復文思益奇至是而其識乃驗龔旣買棺
以斂呈其書於徐公且述其死狀公喟然署其紙尾曰嗚呼生眞
死矣自石君去後余不能早爲扶植致生益孤憤余不能辭責矣
見者皆爲泣下介萬卒之十年孟詞始登癸丑會榜爲忌者中傷
乙卯赴補殿試卒於京邸竟不得成進士與介萬皆酷貧無子詩
文皆散佚蓋才人命薄故東野窮長吉夭方干羅隱孤魂及第也

二張本末余身親見之而心怪介萬不自聊賴乃若此人得出大賢門下卽終身濩落都可以不憾一衿何足重而介萬至以身殉以視孟詞長逝者尤私憾無窮也已

右小傳朱秉鑑撰

黃埴

陸錦雯

黃埴字振武號丙塘安徽歙縣人胡太史珊高弟也甫成童九經史漢卽能貫串融會日本明瑩每以焚膏繼晷不辭劬視日以近幾於覲面不見人其諸父業鹽筴於浙丙塘遂以商籍入泮爲人通倪瀟洒胸無町畦與人交熱衷耐久工大小篆八分書畫墨菊頗饒幽致寫墨竹則又雙管交飛解悟昔人怒喜行筆之旨復寄興篆刻宗蘇嘯民吳亦步章法刀法然嗇於遇省試屢薦屢躓鬱鬱以卒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陸錦雯

陸錦雯字滄高號杏村居士平湖諸生詩文澄潔畫山水師陸鳴謙既而有出藍之譽居士既不樂仕進乃卽祥里故居課徒教子以自給與族人烜僧拙宜結忘形交蓬艾沒堦除琴歌之聲聞於籬外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年王臣 吳叔元

年瘦生王臣家本勳舊不樂華廡僦居邗上時忍飢僵臥未嘗有所干謁其作畫亦惟二三知己互相盤礴尤不可以貨取生平雅慕雲林子故落筆輒似之亦能詩嘗寫枯木竹石贈黃君煦堂上題一絕云幾度行吟問水濱西風回首總無因年來筆墨皆拘束只寫溪山嬾畫人山水中不著人亦雲林家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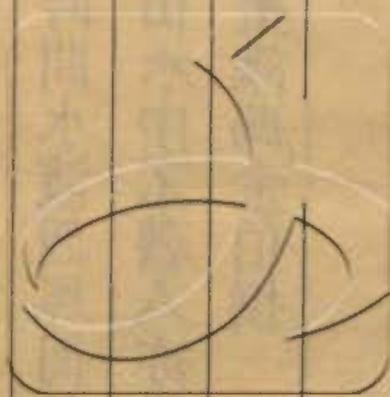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吳叔元

吳叔元字思堂又字思翁休甯人流寓儀徵終於如皋寫山水筆力蒼渾亦能詩沒後程司馬化鵬爲之立傳言其性情孤迥行誼

修潔蓋不獨以藝事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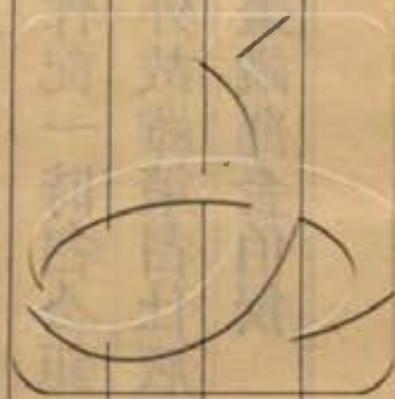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保希賢

保希賢字蘭馨號杏橋南通州附貢生元丞相忠義公罕之裔孫性嗜書畫善鑒別書做顏魯公尤工小楷畫學黃子久家有逋園在城西於東隅構屋數楹以藏書畫曹地山先生顏其額曰愛日園綴景十二繪圖作記一時名公鉅卿題詠唱和稱其孝養蓋杏橋尊人年已九旬外故雖策名仕版而未嘗出也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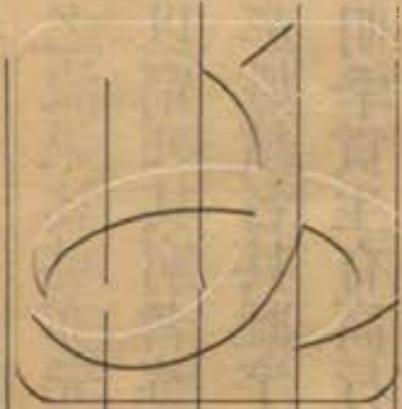


彭績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甥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旦暮閒其不窮者無涯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駸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戊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草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孫泰溶

昔我孔子思善人而不得見愀然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矣夫善人者天地之心生民所藉以立命者也其於天下
 蓋未嘗一日忘然或不幸而無所試卽幸而有所試試且效矣卒
 不能自制其進退存亡之柄而其功要不足以及遠雖然此亦其
 外焉者爾至其中之所固而存者純純絲絲恆久而不息死生無
 變於己又況於適然之遇乎若吾里孫君學成斯可以幾於善人
 矣君平生所學不務空言不慕功利而一以生人爲心嘗客諸幕
 府主章奏所至必訪求民間疾苦旣得實若疖瘍在身必速去之
 爲快其於救荒一事尤竭誠無隱憾乃已退而施之家篤兄弟恤

孤寡濟人之難急人之病下至禽鳥魚鼈之屬所贖放以五六百萬計其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天地間一生機也生機滅則人理息程子言心如穀種穀種者生機之謂也充此心焉遇人而活人遇物而活物是謂心天地之必心天地之心者斯可以立於天地間矣其自命如此君早歲依伯兄泰汶客廣東巡撫王公墓習刑名算數之學遇疑獄多有平反人莫得奪乾隆十九年客四川布政使明公所明年明公調甘肅君偕行路經成縣縣在萬山中四境離城闊遠歲徵糧二千七百石民苦運君白明公改折白金民大便之已而明公遷山西巡撫山西歲以二月徵米供兵餉民多稱貸以應君請出官倉溢穀抵今春兵餉凡三十八州縣盡改

秋徵著爲令民大悅二十三年客陝西巡撫吳公所延安府屬甘泉宜川延川延長四縣歲赴府倉輸糧遠者隔四五百里而四縣營兵領餉者又必詣府倉君請就縣徵糧以供兵餉兵民兩便吳公從之君凡所興革因民之利度地之宜往往類此矣三十五年甘肅游饑赤地千里總督文公延君至咨以荒政君所規畫鉅細畢周文公巡視諸州縣必與君偕君一馬一童徧歷諸村落察民之傷劄記歸具便宜以請文公一一行之西人歡踊慶再生已而文公調四川會金川用兵軍書填委君以勞得疾乞歸文公有子巡撫山東強君往佐之君策其必敗不半年苦辭去未幾果坐法見誅其後歷主江蘇巡撫吳公閔公最後河南游饑巡撫畢公延

君往君至不兩旬荒政具舉所上奏輒立報 可畢公方倚君如
左右手亡何得疾既亟子雲桂在側言不及私唯曰某州縣賑冊
有隱漏某處振粥太稀竝宜飭治握畢公手而屬曰中州民困極
矣救荒如救火公其留意公其留意遂瞑畢公哭之慟遣人護其
喪以歸其明年秋予方閉關僧舍雲桂具述君本末及畢公所為
君傳款門示予且曰先君之卒也葬有期矣先君與君雖相見之
日疏然而相慕之深久矣請志而銘之君之心予固稔知之其仁
恕之行時往來予懷不能釋方冀君益大其所施令天下胥收善
人之效而奄忽以死為可悲也重以雲桂之請其何忍辭君諱泰
溶字學成先世自河南衛輝遷崑山祖諱振再遷於蘇之府城父

諱鼎鍾以孝子旌早卒母陸氏亦以節婦旌君事母孝家居失火
偪母寢君方寐躍起突煙燄入負母出並得脫客山西時一日忽
心悸立馳歸母已前歿矣每五更起長跪柩前呼號自責哀動鄰
人晚集經驗方親歷郊野采藥草為丹餌施人多奇效其卒以乾
隆五十年十一月己巳年六十六配張孺人子一即雲桂孫星燿
以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癸酉葬吳縣寶華山之陽銘曰
穀有種善氣充播之殖之碩且豐飫爾子孫無終窮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孫先生名泰溶字學成號霞岑世居吳門之葑溪生三歲而父孝
端公沒母陸太君撫以成立既冠讀書礪名節慨然有經世志慕

遊四方節鉞巨公爭延之稱爲霞岑先生乾隆辛未冬予隨舅氏張少儀先生客方問庭制府保陽賓館學爲章奏閒評幕府人物舅氏云奏摺敷陳事理國是民生攸繫須學粹品高有仁人君子之用心者乃勝斯任吾吳縣霞岑其人也予聞而心識之閱十餘年予觀察隴右時河東西方洊饑旋命陳臬陝西展覲山左行在面陳災狀夜宿驛館有客叩門來謁閱名紙乃先生也驚喜延入叩以隴右山川形勢民風土俗災象之輕重荒政之得失暨興革事宜皆窮究端委瞭如指掌達旦始別去是時先生蓋客陝督惺亭文公幕云文公巡視災區偕先生行每至村落先生輒入民舍問疾苦歸以告公公故封疆碩老而每事必折衷於先生西

陞黔首咸慶更生先生與有力焉未幾金川用兵文公移節巴蜀先生磨盾草檄蚤夜盡瘁以疾歸泊予開府青門遣使招之不果來庚子春予丁張太夫人憂居吳下先生適在紫庭吳中丞幕中丞予金石交予時至節衙先生必在坐具論三吳利弊入秋吳公病卒予被命起復再入關中邀先生同行以疾作又不果而謂予曰吾終當佐君也閏歲五稔予調撫豫省時中州數被河患又恆陽告愆八十郡縣二麥俱無民食草根木皮殆盡皇上宵旰焦勞軫恤之旨插羽飛馳予日夜拊橐削牘頭緒如絲棼河工振務文卷山積欲得事練而行純者計無過孫先生忽得手書訂梁園之遊以踐宿諾予閱之而喜既思先生年逾周甲恐憚遠涉而

吾友無錫顧晴沙觀察執訊告予云霞岑行抵汴東南之美於斯合矣無何挈子雲桂抵署館於柏香閣之南軒而告予曰豫省頻年積歉民氣傷耗極矣 聖上恩施優渥 詔書相望道路截漕發帑不惜金錢四五百萬設稽察有不周經理有未協則 朝廷之深仁厚澤反以飽官吏之慾壑民病其有瘳乎爲予覈倉儲稽戶口定煮振之規嚴掩骼之舉不及兩月綱舉目張有要政則披衣三四起款予嵩陽吟館告以若者宜行若者宜亟行所繕奏藁剴切詳盡每人告必荷 溫旨嘉納焉予旋赴桐柏山尋勘淮源及歸聞先生患腸澼急爲診視君神氣清朗談笑如平常猶訪問沿路災狀予私語雲桂內經以腸澼爲不治此危證也將奈何投

以和解之藥不效投以瀉桂亦不效疾漸劇彌留牀第雲桂跪榻前受遺言無一語及家事口中喃喃不絕惟曰某州縣振恤銀米戶口有遺漏宜補發某處煮粥甚稀吏胥有弊宜嚴查執予手曰中州災務緊要公須畱意公須畱意言已泊然而逝予哭之慟爲殯於所居書室嗚呼如先生者洵吾舅所謂仁人君子矣先生性純孝陸太君寢室嘗不戒於火先生從夢中躍起突入煙燄中背負以出得無恙閒爲予談太君苦節輒嗚咽淚潄潄下也初隨伯兄巖村應粵撫高郵王文肅公聘公丰裁孤峭不輕許人見君大奇之待以國士其後遊歷四方所主皆當代偉人論事侃侃直陳不稍模稜以是所至推重事多就理年十二遊書肆得袁了凡先

生功過格行之終身尤喜讀近思錄性理諸書幕府餘閒手鈔祕
 方依古法製藥廣施又嘗攜杖頭錢過市買禽魚之類縱於深山
 幽壑嗚呼先生之為仁人君子即此亦可見矣惟是予與先生神
 交積歲未得識面迨識面矣旋即去今以垂白之年驅車古汴
 予方賴君相與有成乃甫抵署而病病而死豈吾兩人賓主之緣
 止此數月耶然予數月來見之施行者皆其所預籌是先生此來
 已大有造於豫民矣邇者麥禾告稔大河南北數千里轉歉為豐
 民氣漸甦試招先生之魂而告之當亦快然無憾然終以老成凋
 謝無與商善後撫綏之策是則予所竊歎不自禁者也先生歿年
 六十有六所著有善慶錄戒殺說飛躍園記藥圃記集驗良方藥
 性考諸書藏於家子一即雲桂孫一星煒孫女三人雲桂博學能
 文洞曉世務侍父左右不忍一日離居喪椎心飲血哀毀骨立其
 至性有過人者他日出而致用以承先志而緜世澤善人有後予
 當操券俟之

舊史氏曰宋范文正公云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
 友亦不可辟可見古大臣心事光如日月冀得端方正直之士匡
 己所不逮也若先生者非予之師邪向使先生策名仕籍抒其素
 蘊當無愧古循吏乃飢驅半生老死蓮幕亦可悲矣雖然士人讀
 聖賢書以康濟斯民為己任不在有位無位在盡其心而已有其
 位而無其心民生之疾痛痾瘵恆秦越相視即勉行惠民之事其

究卒歸於蠹民先生一儒生無馭民之權而惓惓振恤垂死不忘
是真能盡其心者也嗚呼如先生者可為我師矣

右傳畢沅撰

